

自由之域

——诗人海子的诗歌王国

安琪

长春市机械工业学校 吉林 长春 13000

[摘要]中国当代诗人中，海子的诗歌气质独特影响深远，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以海子诗歌主题为研究对象，结合诗人的生命历程和诗歌文本进行分析，将诗人的文学追求提炼为关键词“自由”，分成“自由元素：精心淬炼的词根”、“自由追寻：孤独的创作之路”、“自由之域：诗歌中的精神家园”三个方面进行具体阐述，试图寻找诗人独特创作风格形成的深层原因，梳理诗人献身诗歌的生命经历，理解诗人在文字里始终追求的精神归宿。

[关键词]海子；诗歌意象；文化精神

【DOI】10.12252/j.issn.2096-6261.2021.12.325

“在夜色中，
我有三次受难：流浪，爱情，生存
我有三种幸福：诗歌，王位，太阳”

——《夜色》

1989年3月26日，诗人在一段铁轨上结束了25岁的生命。这一首墓志铭般的短诗，勾勒出诗人夜色中凝血为诗的孤单侧影和跋涉在诗歌生涯中的艰辛脚步。然而，“受难”和“幸福”也并非如此绝对。“流浪”，似乎是诗人气质中约定俗成的一部分，正是那些流浪的足迹构建了史诗的宏大场景，在时间和空间的穿越中成就了壮美的诗行；“爱情”，四次虎头蛇尾，“每一次的结果都是一场灾难”，却让他经历了青年诗人必不可少的爱情咏叹环节；“生存”，在与死的不断徘徊和思索中，第一次用浪漫主义语言说出对于生命本体的最高关怀，成就了字里行间反复萌动的存在之光。“诗歌”，使人因之而生也为之而死，“他的生涯等于亚瑟王传奇中最辉煌的取圣杯的年轻骑士：这个年轻人专为获取圣杯而骤现，惟他青春的手可拿下圣杯，圣杯在手便骤然死去，一生便告完结。”“王位”，当诗情灵性造就的诗歌王子向“王”的巅峰冲击时种种聒噪与疏离使之产生哈姆雷特般的焦灼与迷茫，最终倒在了对理想可望而不可即的路上。

然而，诗人却丰富了那被久久探寻的母题——终极自由。精神自由、文化自由、选择自由、存在自由……全部呈现在那些自由跳动的浪漫诗篇中。也许诗人的存在和价值就在于此。

一、自由元素：精心淬炼的“词根”

“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练习。”诗人把语言投入烈火中淬炼，进而把词语上升到“元素”高度，把“词”或者说“意象”熔炼成“词根”，像钉子一样楔入诗句中，凝聚着主要的情绪细节，从本质上规划着话语的风格和质地。

麦地，这一人们熟稔的灾难引起注意的词汇，却是海子为诗坛所做的戛然创造，诗人也由此被称为“麦地之子”。诗歌史上，大概没有人把千百年赖以生存的麦子抒写得这样刻骨铭心了吧。麦地，有蓬勃的青绿到耀眼的金黄，以至收获后土地的荒凉与寂寞，构成了他的诗歌背景和经验起点。“吃麦子长大的/在月亮下端着大碗/碗内的月亮/和麦子/一

直没有声响……健康的麦地/健康的麦子/养我性命的麦子”（《麦地》）麦子，犹如凡高笔下的向日葵，是痛苦燃烧的人生和追求炽热博大艺术理想的象征；又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深切实质，亦如凡高眼中的土豆，带着沉重苦涩的况味。“那一年/兰州一带的新麦/熟了……有人背着粮食/夜里推门进来/油灯下/认清是三叔/老哥俩/一宵无言/只有水烟锅/咕噜咕噜/谁的心思也是/半尺厚的黄土/熟了麦子呀！”（《熟了麦子》）细致而又深刻的画面，敏锐而沉重的感情，都不禁让人想到那幅《吃土豆的人》。在审美意象的情感表达方面，诗人和他的“瘦哥哥”何其相似！诗人对麦地意象的再创造，恰恰是还原到自然和人性中最本质的一面，取其矫饰却绽放出真正的光辉。而纵观诗人整个的创作历程，麦子更是诗人从抒情走向史诗、从母本到父本、“从夏娃到亚当”的一个重要桥梁和纽带。水，象征柔性、包容、灌溉、和养育——成就了麦地的生命和起始，又以金黄色有光芒喻像性的麦子，与太阳遥相呼应，凝聚了父性的创世情怀和燃烧的生命质素。

同时，在这些被反复吟咏，堪称经典的意象背后，海子诗作中顽强地存在着恐怕二十世纪文学中都不多见的意象——“盐”。《新约 马太福音》中，耶稣称“门徒为盐为光”，“你们是世上的盐”，象征着奉献自己成全万物的精神。而作为千百年来人们的生活必需品，与“粮食”的意味相比，更多一层神性的圣洁之光。“哪些在过去死去的马匹/在明天死去的马匹/因为我的存在/它们在今天不死/他们在今天的湖泊里饮水食盐”（《怅望祁连（之一）》）“敦煌是千年以前/起了大火的森林/在陌生的山谷/是最后的森林——我交换食盐和粮食的地方”（《敦煌》）对此，诗人自己是这样说的：“我们缺少成斗的盐，盛放盐的金斗或头颅、角、鹰。”是否可以收这是诗人针对汉语语境中神性匮乏所做的努力？同时，巧妙的是，这个意象也承载了生存到毁灭的过渡。盐，溶于最广阔的水——海水之中，它的析出开启了人类的生生不息；然而，在龟裂、苦难的土地上，毒辣的阳光析出的盐碱，一片白茫茫，视觉上就是对于生命挣扎痛彻肺腑的冲击。

就是用这些“词根”，诗人构建起他浪漫而辉煌的自由诗篇。

二、自由追寻：孤独的创作之路

“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结合、诗和真理结合的大诗。”（《倾向》1992年第二期）

海子在抒情短诗创作领域获得成功毋庸置疑。那些非诗化的、日常的经验引入诗中，给予我们意外的惊喜，甚至是震惊的效果。表面的浑然天成实际却包含了丰富的修辞特征，是语言更加接近生命的原初激情。然而，这样的成就并非完全来自于技巧。内心的追寻被现实束缚，背景文化与救赎情结的巨大疏离，诗人的“存在感”贯穿于语象之中，给予人们切身的感动。姜涛《冲击诗歌的极限》一文中说，在海子的诗歌中“难读到现代人的生存现实”，似乎并不尽然，我从中读到了现代社会中这样一种人的生存现实：才华横溢，有救世的情怀和对人类苦难的悲悯，也许有时他们把自己的灵魂放置得高高在上，但他们愿意去倾听尘世的呼喊，甚至跌入泥土中托举尘埃中的灵魂。但是，迎接他们的却只是疏离和聒噪。这样的聒噪令他们只能先投向对个体自由的探求。然而，永远的目标一直是“终极自由”。于是，海子从“抒情”——个人情感自由的浪漫宣泄转入“大诗”——引领群体的话语跨越时空文化的限制以试图打破文化养育的“生而不自由”局面。“伟大的诗歌，不是感性的诗歌，也不是抒情的诗歌，不是原始材料的片断流动，而是主体人类在某一瞬间突入自身的宏伟——是主体人类在原始力量中的一次性诗歌行动。”就是那一瞬间，奔向自由的一瞬间。

这样，就使海子的史诗不同于江河、杨炼等重铸民族文化，标举英雄主义的现代史诗。虽然其史诗也具有规模宏大、时空开阔、主题庄重严肃的传统品质，但是最终决定其在诗歌史上地位的是其独树一帜的幻象建构。有人说，这些奇异的幻象是“诗人割断与世界联系”的产物，在我看来趋势使人身处现实把种种纠结的联系化为“不可说”的幻景。于是，诡谲的幻象带来的却是实感的冲击。

但是，诗人对现实世界的种种排斥是不可否认的，这是其始终是孤独、迷离地走在创作与人生的道路上。片断的感触切入抒情短诗，造就了不可替代的浪漫——“陌生而可感”；而在“大诗”的建构中，呈现出一种混乱及“碎片化”的状态。罗振亚所说“他向‘伟大的集体的诗’理想接近的方式，完全是依赖孤独的个人才能，这种和大诗相悖的取向，必然会引起激情方式与宏大构思间的根本冲突。”的确，人类的自由之路并非某一入披荆斩棘就可造就的，只有“走的人多了”才能成为一条可行之路，也就是只有历久的文化建构，才能造就出延续性的文化精神。

“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是诗人向路之尽头眺望的悲凉独白。“风后面是风/天空上面是天空/道路前面还是道路”（《四姐妹》）诗人近乎执拗地吟咏着“无所有”的境地，不断向自由冲击却陷于虚无，终于迷失。

“我在天空深处高声询问

谁在

我

从天空中站起来呼喊

又有谁在？”

——《土地》

三 自由之域：诗歌中的精神家园

“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陈寅恪

文人的“不自由”有时并非是文化专制下的话语压迫，更多是文化传承与文化选择之间的巨大矛盾。海子在一片根本缺乏神性的土地上呼唤神性，在缺乏浪漫主义传统的氛围中建构纯粹的浪漫主义，然而他又不可能从自己的养育文化中连根拔起，就是这种深刻的不可通约性使诗人走向了“高贵的不合时宜”。

“这一次我全然涉于西方的诗歌王国，因为我恨东方诗人的文人气质。”（《王子太阳神之子》）诗人短暂而才华横溢的一生使人们把他与他所推崇的诗歌王子们相提并论，尤其是他最爱的浪子诗人叶赛宁。这样的比较显然存在着合理性，前人对此已有很多论述。但是，叶赛宁完全生长在“西方的诗歌王国”中，而海子却要先试图背弃其文化环境中“东方诗人的文人气质”，再千里跋涉，走入但丁和歌德的世界，去摘取诗歌的王冠。

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中有这样的话：“为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忘。”从表面上看，带着辫子沉湖的王国维在多数人眼里似乎不过是一可悲的满清遗老，何来“自由”可言？但当我们把眼光投向其人与其时代：成长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至巅峰而又骤然没落之时，而且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文化。在“先天”文化即将全面崩解而“后天”文化前途未卜之时，其承受着多么大的压抑和茫然。海子努力使自己完全置身于地域上时间上传统上都极其遥远的文化之中，这一程度上成就了他的诗歌，也使他付出了代价。另外，现实的悲哀，海子“死时胃里只有两瓣桔子”和王国维的困窘更直接导致了他们要脱离沉重的肉身，独自踏上不归路。那条真实的自由之路究竟在何处？不知道，但注定漫长。

“孤独是一只鱼筐/是鱼筐中的泉水/放在泉水中……拉到岸上还是一只鱼筐/孤独不可言说”（《在昌平的孤独》）。寂寞的诗人成就了一众不甘寂寞的声音，然而在这一片聒噪之中，有谁能真正贴近那颗寂寞的心呢？“愿你们能理解我，朋友们。”海子这样说。真正的读者不如只做一个倾听者，安静倾听那些诗行里跳动的血脉和喷涌的泪水已足够。

参考文献

- [1]《海子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06
- [2]《海子诗全集》，作家出版社，2009.03